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二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二十九

大學士李光地撰

劄子二

進周易啓蒙并請定書名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承修易經其首卷啓蒙四篇已畢謹繕錄恭呈

聖覽又臣前後所蒙

皇上指示象數之精微誠不傳之秘奥但臣井蛙之識不能盡窺所記憶
聖訓恐有差錯不敢輒附本文謹别擬為圖表論說另作一册進呈仰求
御筆改定將來系啓蒙之後可以發朱子未盡之意實易學之幸也其乾卦以下臣即陸續編修次第呈進仍求
欽賜書名以便繕寫時恭題篇首臣更有請者經傳次

序奉
旨依朱子本義元本編次但外間坊肆難得此書臣雖畧知其意尚恐或有舛誤乞
賜發內藏宋板本義俾臣檢對數日臣即另摺恭繳
進啓蒙附論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七月二十二日魏廷珍等傳
旨新編圖象二冊甚好李光地易學功夫極深所見者

大於前發去諸圖中採取數條發明其故即包括無窮非他人所及也至先天變後天圖朕近按卦爻排出尚未暢發其理著發與李光地看應否并存或擇取其一必有確見附論中洛書開方圖與本法稍異須再斟酌

又本月初一日奉

御批此書原非朕本意多是問西洋人之舊書察來若論數有可取者近日也就為難但各處有關於易數者總發到卿處酌量今欲改書之名覺得太大了還當依

古人理斷纔是欽此臣前後所擬撰圖說具荷

聖鑒茲謹從頭編次先圖書次卦位次蓍策卦變如啓

蒙之序其洛書開方誠非本法臣初意只欲借此明其

理爾今遵

旨改正至於西人諸圖其算恰合處無非自然之理推

原到此非如近代譚象者者附贅懸疣全無理致也臣

又只存其綱要寥寥無多似不必更加刪削

御製先天變後天圖理蘊精深非元儒胡一桂舊說所

能及也臣反覆精思其理正與元進天地水火說相表裏蓋八卦歸於乾坤坎離坎離又歸於乾坤不極其用之變則不知其體之一也但臣所擬圖說殊爲膚淺又恐有錯繆處

皇上於天文地理妙極精奥非臣等所能測窺伏乞

御筆一一改正使臣等亦得與聞秘義不勝幸甚臣又因此思先天乃後天之根故又增先天卦位圖說一篇蓋雖先儒所已道然四維卦之理則實微臣數年以來

所聞於
皇上者故敢附著其說或有差謬恭求
聖誨又古人迎日推策則著數實與歷法符合故孔子
於易未嘗及歷法也而獨於大衍之數言之必有微指
臣謹據唐僧一行大衍歷之說而頗删其附會者存其
本根以與繫辭大傳之言相應爲迎日推策一篇并求
聖誨又自圖書以下諸圖說當日尚有未詳備者今多
所增益改定伏乞

聖鑒之下遂一指示是非發下更改臣不勝顒切

覆發示陰陽動静圖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八日編修魏廷珍奉

旨發下河圖洛書陰陽動静圖二紙到臣欽此臣所擬舊稿專主陽不易而陰易一説雖似不悖於理今觀

御製新圖陰陽互為動静上下左右反覆縱横無不適得圖書之位不特此二圖之秘於此盡洩即先後天圖

義及凡易中陰陽剛柔交易變易之妙無不權輿於此
矣恭惟
皇上性與天通心由神契故能指示摹畫大發造化之
藏至于如此豈微臣膚淺固滯之所能與萬一也熟復
數過誠爲大易第一要義欽此忭舞不能自勝但所擬
圖說尚恐粗畧不足以發明
聖意伏乞
御筆增刪改定以惠萬世臣不勝幸甚凡例應增一條

一併呈進

覆發閱周易要義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二日蒙

皇上發下周易要義一套令臣領看欽此臣查此書即是十三經註疏中周易疏義但稍有刪節耳蓋唐太宗既命孔頴達等為易經正義後又命長孫無忌等刪取其要以為要義也今修書只看註疏則此書在其中謹

此覆

奏明周易折中承修大指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此番承修易說乃擬稿進呈

皇上親加裁削將來為

御纂之書垂示後世者非比書生撰作可以放言高論

也臣奉

旨祇懼逐條擬議凡所採錄必其深者根極道德性命

其大者維繫倫理綱常即其細者亦須於物理事情曲中精切卦意文義㫖合符會然後詳慎收入其有援引古今牽合象數浮泛無根冗雜無倫者槩不敢多取以涸

聖覽葢此書從來說者頗多中間儘有真偽相亂難逃

聖鑒也惟是臣氣逐年衰過用精力便生症候所奉

㫖看詳各項未免稽遲旬日統乞

皇上慈恕

謝周易折中列銜改承修為總裁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二日侍講魏廷珍傳下

聖旨御纂周易折中卷首列銜將臣承修字樣改為總

裁欽此臣伏惟歴代修書多是儒臣承詔編修及書成

投進即與頒行未必皆經覽閲也今此書自開編下筆

片辭隻字悉費

聖心大義微言盡歸

明訓無間晨夜再歷春秋探賾鉤深旁搜遠紹其裁定之精審檢校之勤劬非臣等所能庶幾於萬一也臣忝承修之名已極榮悚

聖恩易以總裁下情不勝跼蹐惶懼之至謹具摺稱謝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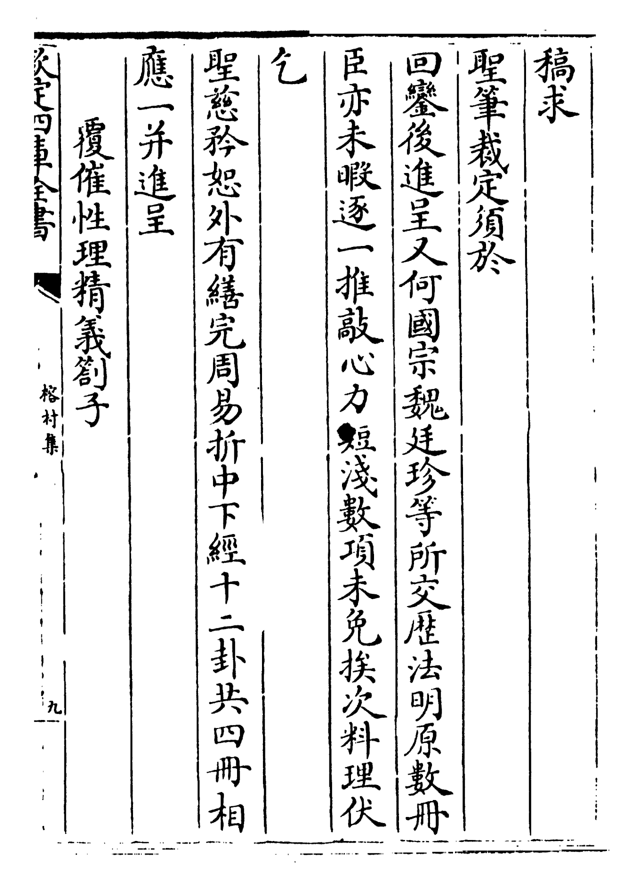
聞

進性理精義凡例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承
皇上面諭修纂性理大全書且誨諭以修纂指意臣恭
繹
聖旨擬撰凡例七條繕呈
御覽恐未有當乞
皇上逐條改正發下使臣奉為科律便可隨日編次刻
期告成也又臣愚性理自分門以後文義明白不費講
解惟前面成書中如皇極經世四象圖聲音圖原注未

明學者恐不得其門而入正蒙觀物律呂新書亦有一二處須提明者故臣擬凡例第七條遇有未明處畧加案語此一款未經奉旨并乞指示可否或不必增添則此條可删也書名并修書効力人員亦另摺開列請旨再蒙發三三四四諸圖象實皆洛書之藴宜入啓蒙附論但其算法蒙皇上指誨臣已粗曉至其理致容臣思索旬日方敢具



稿求

聖筆裁定須於

回鑾後進呈又何國宗魏廷珍等所交歷法明原數冊臣亦未暇逐一推敲心力短淺數項未免挨次料理伏

乞

聖慈矜恕外有繕完周易折中下經十二卦共四冊相

應一并進呈

覆催性理精義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九日翰林魏廷珍奉

旨所進經書俱已校完如性理修成著即進來欽此性理現在編啓蒙家禮律呂新書三種因此三書原本繁多今遵

旨約取簡要以便學者又恐既從簡要其大綱節目或有遺漏故定稿之時未免再四推敲又中間遇禮有儀制樂有度數處亦須一一稽攷計算方可畫圖繕寫為

此稍稽時日日下已脫稾現在并日繕清於月内恭呈

聖覽謹先具摺奏明

進性理精義學類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

御纂性理精義除前面太極通書西銘正蒙觀物啓蒙

家禮新書八種為諸子成書此外應分門類編輯謹遵

古以學居首次以性命理氣之說而以治道終焉臣謹

看得前代永樂間纂集此書頗覺疎舛其中冗泛者收
采太多精要者反有遺漏以至所分門目殊為破碎引
用姓氏間或譌錯欽惟
皇上重纂新編嘉惠學者奉
旨務須遴擇精義芟去繁文臣謹遵依
明訓詳慎收採計其篇帙大畧僅當舊書八分之一其
有諸儒格言裨益六經而舊書所遺者亦謹遵
旨補入至其門目太多則從并省引用訛錯亦與更正

又程朱語錄本係問答之言其間不無鄉音俚語恐不便於學者誦習故遇襯句虛字可省去者亦畧加刪節以就雅馴以上各例臣雖祇遵成命然學識粗淺深以不能得當為懼今謹將繕完學類先呈聖覽其餘各類亦俱已脫稾付寫即日續進伏祈皇上垂覽之餘細加駁示其有不當之處容臣一一更改臣雖蒙

恩准告歸然此書一處未穏臣一日未敢行不敢苟簡以圖完編伏惟
聖慈照諒家禮一冊經前奏明暫留細校今并附進

進性理精義治道類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
御纂性理精義除經節次進呈外今有治道類繕完恭進所纂門類止此向後道統人物詩賦之屬奉

旨不收伏思之深為潔淨也臣惟此書萃宋儒之精英
實理義之淵藪關係甚大臣雖遵
旨詳慎采輯然學識膚淺多有未當伏乞
皇上俯加駁正明賜指示俾臣得以逐處修改爰成大
醇無疵之書有補內聖外王之道天下不勝幸甚所有
原發下凡例一冊并姓氏一冊目錄一冊謹附恭進臣
前所進諸卷俱是挨次編集繕寫今書成分卷須畧計
其篇帙多少以定卷數故目錄分合之處與原書頗不

同恭候

聖覽裁定如今目錄不謬乞發下原書得以逐卷區分

添上標題庶無參錯臣不勝顒望

覆填寫經世聲音圖滿文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武英殿翻書諸臣奉

旨填寫經世聲音圖中滿字移商于臣臣未敢臆斷謹

臚列數條具摺請

吉

邵子聲音圖是用古音若以今時官音對之恐不合似

須用古音為是

滿書無四聲即平聲亦無清濁今所對滿字重複者多

應請作何分別

等韻有三十六母邵韻有四十八行以今音對之則今

音所缺者多即如疑微兩母必不可缺者而今京音

無之故滿字亦無之則此兩字無音可對

古人有閉口音乃今詩韻侵覃鹽咸四部在滿字則阿木額木依木一頭是也浙江江西閩廣間此音尚存直隸及他省皆無之部子七聲中後兩行即是侵覃鹽咸之韻如對以京音則與真寒删先等相複似應以阿木額木依木一頭之字對之

如知徹澄孃四母原抵舌音而近代俱以知徹澄三字混入齒音與照穿床三字無别若以時音對上則失古人之意似只應註明緣由而闕其音

部書黑圈者原是無聲無音之位無字可對其白圈者雖有聲音然音之同類者多未知邵子當日欲用何音似只仍舊存虚圈為是

惟反切之類則漢字無音者俱可以滿字叶之將來修韻書時用此法極當

覆樂律數表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四日舉人魏廷珍王蘭生梅瑴成奉

旨回京會試到臣宅見臣臣恭請

聖安伊等具述

皇上體氣強健神志清明而且涵養之厚溢為至和藹

然如春風之被萬物灑乎如秋月之麗層霄伊等雖日

在威嚴之側而常遊光霽之中真新進之奇逢而覲光

之盛事又述

皇上躬自校對朱子全書風雨不輟一字一讀悉費

聖心至於格言至論則再三嘉歎為伊等指陳講說移

晷未休歷時不厭草茅下士誠未能仰測高深然想自古好學樂道之君未有如我

皇上比者臣聞言之下抃喜欲狂沉痾遽起非獨為一身遭遇幸又幸斯世斯民之有所覆露而千聖萬賢之有所憑依也至伊等學習樂律臣亦細叩宗指據伊等所受

聖誨言樂者必以黄鐘為本以黄鐘為天地之中聲也夫天地之聲寄之於人而人之喉自最低以至最高不

過十餘聲而止自古及今謳吟歌曲之音不絶於天下而笙管琴笛之類即與之相應則所謂中聲者自寓乎人聲樂器之間但人習而不察則以為微妙難知耳今定長九寸圍九分容黍一千二百者為黄鍾既與古法相合而驗之現行樂器或有用黄鍾積加八倍者有用黄鍾積加四倍者匏笙之管或有用黄鍾積八分之一者形雖不同而實皆與黄鍾暗合至塤箎編鍾之類亦皆按黄鍾分數加減而聲可得此黄鍾所以為萬事根

本也又受

聖誨論樂莫要於審音審音莫難於半音蓋相去全音則辨之易相去半音則辨之難能辨半音則全音不難知矣又受

聖誨聲之應於絃者以短長為差故倍半之聲得以相應至於管音既分於長短又分於粗細必用積實加減八倍之法而後相應蓋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各異也

又受

聖誨古人論樂言高下必言疾徐有高下而無疾徐非樂也故西人有五線六名以辨高下有八形號三遲速以别疾徐其說深為可取又受

聖誨宫聲君也宜居中位徵羽宜有濁聲在宫聲之前其清聲則在商角之後與濁聲相應恭惟

皇上心得神通博稽廣覽指示之下伊等未必盡記其詳然畧述梗概則所發於臣之愚蒙者已多顧臣未嘗一審樂音一覩樂器扣槃捫燭以為聲光安能得其真

象所敢信者自幼讀周禮禮記國語管子呂覽淮南史遷班固之書以及朱蔡師弟子之所講論其大且要者質之

聖言而皆合耳其精理實用曲折細微尚須面請訓誨庶窺萬一也廷珍等又出

御刊數表示臣其用法以加減代乘除以加倍折半代自乘開方即數十乘方皆可以一除而得之其用誠為簡捷至扣其造表之法則伊等咸誦

聖訓所謂中比例者葢以一與十用相乘開方法至二十餘次得真數之二以一與十之假數用相併折半法亦至二十餘次得與二相對之〇三〇一〇三兩數既得餘可類求此數表之根原非

聖明孰能啓其秘奥真隷首之别傳九章所未載也臣雖不能算然奇書秘冊覬得什襲家藏以待能者伏乞

皇上恩賜一冊俾奉為至寶臣不勝希幸秋深氣肅神

護

天和微臣引領戀慕之至

命魏廷珍等寄示學習樂律所得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五日魏廷珍等奉

旨將伊等學習樂律所得大概寫與臣知臣聞竟不勝驚喜竊以秦火之後禮壞樂崩故漢文帝語及制作則謙讓未遑武帝策董仲舒問及樂事然亦曰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已未嘗深探原本也哀平間所討論乃王

莽劉歆之為東京所用乃公孫述之作其不足取信於後明矣江左離亂泯泯棼棼唐太宗又不信樂律之事至宋仁宗乃留意於此特命胡瑗等考古定律及書成而藏其副於名山後世有述故稱賢主焉然黄鐘制度歷世迄無定論朱子蔡元定相與折衷攷正著為新書今以十七史樂志觀之未有若此書之簡而明詳而有要者也顧鳩工制器非貧士之所能審音協律非儒者之所兼是以理雖著明而用則茫渺此真所謂百世以

俟聖人待其人而後興者與恭惟
皇上修德行仁勑幾興事其所以致中和在治忽者至
矣故既竭耳力焉而又參驗於器數之間既得真聲矣
而必取證於儒先之說遂使數千年失傳絶學一旦可
以見於施用而不為空言非天所命其孰能與於此哉
臣前日蒙
皇上發示新製律管及命工所造風琴吹而按之使臣
細聽臣雖不甚曉了而亦心覺其和諧況魏廷珍等所

述

旨諭古尺當今營造尺八寸憶前歲

皇上遣官立表量地自京師至德州約極高移一度而地差二百里合之古人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之說正為古尺得今之八寸也夫既參之縱横之黍而合攷之上下之聲而協而又有天地日月之度足為根據此漢志所謂天効以影地効以響者悉和會於今日矣臣之愚昧竊以為信而有徵古者禮樂百年而興我

朝受命將逮百年矣伏望
皇上勅下太常以新聲比校舊樂如新聲渾厚舊管清
急即以今日所定立賜施行實太平之基歷數萬年之
符也抑臣又有愚見仰求
皇上裁敎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則樂者行於
民間非獨朝廟用之也後世縱有議樂事者典領有司
施之祭祀朝會而已至於敎坊詞譜則端人正士往往
鄙爲俗樂淫樂而莫之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古者民間歌曲即如今優伶之所為故雖小民可以感動歡欣而風俗為之移易臣㓜時觀作戲者至於忠臣孝子貞夫節婦雖耆老孺稚無不沾襟焉惟近年所演唱專取其鄙褻荒唐者而俗樂亦亾矣宋人太常雅樂及教坊俗樂皆以有司領之猶存古意倘取今之詞曲禁其鄙褻荒唐而文以忠孝節義之事其底本則採諸史書稗乘有姓名事實不全虛無者於以風諭黎庶是亦返樸還淳鼓吹休明之一助也臣前奏對時畧及之

而未盡玆因大樂之成復瑣屑瀆聞未必可行惟

皇上恕其妄言不勝幸甚

覆發閱韻譜式樣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四日接王蘭生來札内開六月二十日奉

旨發閱韻譜式樣臣反覆詳看其韻部次第及等切法

律皆有條理蓋古今韻部惟

本朝十二字頭為得天地之元聲符三代之古法今崑

山樂工及士大夫識韻學者頗能辨其部分有條不紊

然一槩沿唐人之舊以東冬江等為弁首終不如

本朝字書冠之以ᠠᡝᡳ一類其音與支微齊魚虞歌

麻七韻相對實能生餘韻而不為餘韻之所生推之切

字則亦能切餘韻而不為餘韻之所切臣愚陋無知常

竊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若修唐韻自應且仍其

舊不必更張至修今韻似應以

本朝字書為根柢一如發下韻譜次第匪獨昭我文明

誠爲與古符契伏候

聖裁至三十六等母以見溪爲先

本朝字書則以影喻爲先意作等韻者置喉音於後以

寓歸根還原之意然亦不如字書揭之於首之爲當也

此一事則或且仍等韻先見溪羣疑或遂先之以影喻

曉匣似乎兩可伏候

聖裁王蘭生又將所承

旨諭高麗回回喇嘛諸國音韻與古法合者詳寫來說

益信元音天籟薄海同歸非
皇上天亶聰明好問好察孰能博採殊方異域之言語
文字以驗此理之同哉恭遇
神聖之朝覩稽古攷文之盛臣不勝欣幸中間有應商
量數字臣另寫字與王蘭生俟其察明轉奏臣謹具摺
奏覆

覆發閱王蘭生所纂韻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二月二十九日奉

旨著王蘭生將纂的韻書送與大學士李光地仔細看閱過具摺啓奏欽此王蘭生所修韻書臣於前歲乞恩回籍之先曾經奉

旨與王蘭生商量斟酌今看得蘭生所修其大體似頗潔淨但聲音之道微渺臣與蘭生等俱淺陋末學且局于風土不能周知古今語言文字之變亦不能備悉九州方音謠俗之殊但据古人成書數種畧為折中而以

本朝字書爲之根本恭惟

皇上亶聰天授兼於方域內外以及四裔之音無不入耳立辨通其異同之故非臣等下愚之所能窺也謹摘書之大凡數條恭請

皇上指示可否

一三十六母及四等四聲之類自江左隋唐以來已極詳備惟是字韻部分則至

本朝字頭書始爲派別支分各從其類自來韻家及俗

樂聲譜亦有窺見一二者然終未能覩其源流也何
則聲樂之家雖或知有部分然所分部不免皆從東
冬韻起惟
本朝字書第一頭所對者乃歌麻支微齊魚虞七韻之
音此七韻者實聲氣之元萬籟之所從出能生諸部
而不為諸部之所生能切諸部而不為諸部之所切
是此七韻允宜列為韻部之首以明為天地元音更
唱迭和以盡無窮之變如十一律之有黃鐘班固所

謂能生他律而不為他律役者也今應否仍依一東二冬之舊以存不遽變古之意獨於凡例中特發明本朝韻部之精當使後人知唐虞三代之絶學實嗣音於

聖世是否相合乞

聖裁

一歷代反切之法葢用上一字定母下一字取音兩字相求而真聲得矣然此必知等母者乃能辨之初學

童孺則不能也惟
本朝連字之法兩字相合即得真聲不待知等母者然
後能辨也葢其上一字乃第一頭之母所對歌麻支
微齊魚虞七韻之音以其能生諸部而為之根柢是
以能切諸部而無不諧協也今應否兼存古人反切
其後則以合聲正之其有音無字不可合者則借傍
近之聲代之要其上一字必取於歌麻支微齊魚虞
七韻之中不似古人雜用諸韻也至歌麻支微齊魚

虞七部聲音之本非他部之所能切今應否借本韻平仄字以自相切乞

聖裁

一反切之法其下一字古人亦雜用諸母字甚至有不論平聲之清濁者

本朝字書第一頭以阿厄衣窩烏五字喉聲為主蓋凡聲皆出於喉然後傳於鼻舌齒脣之間及乎鼻舌齒脣之響既終又未有不收聲於喉者今下一字取音

應用影喻喉聲叶之然後兩音合成一音渾然無迹惟至喉聲有音無字無從取用者則閒取傍近之聲代之是否相合乞

聖裁

一影喻雖為諸音母之本然古法列之於後而以見溪羣疑當先今反切取聲雖以影喻為重至於每韻中列母應否仍先以見溪羣疑存不輕變古之意乞

聖裁

一等韻書分列四等者以聲有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凡同此四呼之中者其音皆可通用此三代秦漢之古音也唐人又細别之爲東冬以下諸韻此則律詩所用唐家一代之音也今仍用唐人部分則每韻之中四呼不能悉備然亦有備二呼至三呼者如東備合口撮口支備齊齒合口麻與陽備開口齊齒合口之類是也今似應存而不廢以見一韻之中讀法不同而皆相叶則古音亦因可想而得矣是否相合

乞

聖裁

一古今音不同如韻部中江字古音讀與東冬為類今讀與陽為類字母中知徹澄古讀與端透定為類今讀與照穿床為類敷字古音與非字異讀今亦讀為一類此等近代元明韻書多混而一之似非存古之意故音雖從時而其部伍則猶仍舊是否相合乞

聖裁

一韻書所收字樣必須煩簡得中以便學者考究凡經史子集中用過之字皆應收采臣與王蘭生等學皆狹陋不能淹博仰俟
皇上選擇臣下中有博涉經史兼曉六書本末者公同採摭使之備而不冗約而不漏庶幾成書仰副
皇上詔修之意是否相合乞
聖裁臣愚蒙但據所見陳奏恭候
皇上指示

覆發閱程宗舜皇極總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正月初九日翰林臣趙熊詔奉

旨捧出程宗舜所作洪範皇極總數交臣看閱欽此臣伏惟易之一書經四聖而後備非後學所可妄擬也自漢揚雄作太元以擬易故班固譏其僭程子朱子皆以為疊牀架屋無用之書也厥後關朗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光之潛虛五十五行無非踵襲揚雄之陋摹倣聖

經朱子亦嘗於洞極而辯其偽於潛虛而嗤其拙矣蔡沈受業朱子之門不應於朱子歿後復作此書其八十一疇體製與揚雄八十一首無異乃復深詆揚雄之失似無以服其心也明永樂間修性理大全又不應采此以繼周程張邵諸書之後故學者疑其必有妙義深理重加穿鑿如程宗舜此書就八十一疇中又復益以七百二十九澤以擬周公之爻仍有疇澤以擬孔子彖象文義俚淺道理荒唐姑且不論惟其僭經干聖之咎似

不可訓恭惟

皇上學際天人傳列聖之心

睿覽之餘難逃鑒照臣謹具摺覆

覆駁諧聲韻學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南書房奉

旨發下諧聲韻學五冊交臣看閱欽此臣看得等韻原有三十六字母今此書刪去其十五只存二十一母蓋

等韻備清濁之聲而此書不分清濁故也聲有清濁自古已然故宋藝祖中原雅韻明太祖洪武正韻雖韻部有歸併而清濁不改邵子皇極經世又增多至四十八母雖并有音無字者而兼收之畧與等韻同異然於清濁之辨亦未嘗稍渾也此書清濁不分可否通行伏候聖裁又每字母中所收平聲多是入聲入聲多是平聲葢此二聲北人多不能辨故有此誤若編爲成書似須用古今韻書參對庶幾平上去入不至譌錯又字樣多

係生造似亦當用六書所有之字乃可行遠至有音無字則倣邵子之法直空其位可也統候

聖裁

進樂律琴律圖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蒙

皇上發下朱子全書俾臣從頭校對并叙卷頁次第者臣現在細加磨勘倘有重複參錯之處即改正抽換如

有遺漏一二亦即以類補入俟完畢之日裝潢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所有樂律一卷謹先行繕寫進備

御覽臣愚昧無識私以朱子之意作樂律旋宮琴律旋宮兩圖但恐學無師授未必與古人有合臣不能自知一并呈求

聖誨臣不勝惶悚

榕村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三十

大學士李光地撰

劄子三

辛卯乞休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海濵微賤遭遇

聖世㣲名清華累蒙

皇上不次之恩由編修躐陞侍讀學士又陞内閣學士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洊歷通政使兵部侍郎督學京畿未經報滿遂受廵撫之命在任四年餘復陞吏部尚書仍管廵撫事又二年即陞今職是臣一生除授皆出聖心特簡非臣階級俸次之所宜受也前後居官庸碌無狀荷聖主寛大含容恕其疎愚恕其罪戾在廵撫任時自念邦畿重大繁劇之區以臣菲才必難稱職幸逢

皇上每歲廵省郊圻必使臣瞻覲
天顔曲垂教誨凡地方興革事宜一一皆有成命可以
祇遵矜憐保護之下遂得茍全身名卒膺光寵至於
顧問優渥錫予便蕃尤非感頌之所能罄也每與同官
張玉書陳廷敬等共述
恩遇以謂生千百載難遘之期被數十年極隆之眷未
報酬於涓埃之末恒跼蹐於高厚之中徒有夙夜鏤心
死生刻骨而已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坐起甚艱行步

益苦蒙

皇上賜臣西洋鐵帶支持數載實荷再活之恩然每至旅進趨蹌班聯陪侍傾側拘攣動移常度雖臣之軀命甚微而典禮觀瞻之場所繫于

國體者至大今年已七十血氣益衰三月間患苦瘡毒不能入直辦事老病侵尋即欲請避賢路因念陳廷敬乞休未久不忍相繼告歸嗣以張玉書溘爾隕殁

聖心方在軫悼臣雖至愚粗誦詩書之文畧識君臣之

義豈敢復于此時自陳衰憊又蒙

恩准坐湯之後下體畧覺平復隨于六月末旬盤跚至

閣已經具摺奏聞狗馬餘生勉自鞭策療治多方發物

禁忌未敢少疎不料餘毒緜延屢寝屢熾至今兩手硬

腫匕箸俱廢且膿血多至數升癢燥經夜不寐服餌涼

劑元氣因以消耗始謂疥癬之疾馴有腹心之憂遷延

牀簀遂歷半歲綸扉重地曠職如此其久縱

君父包容不加罪責臣獨自安於心乎是用仰

天恩許臣謝退臣不敢便離

闕廷欲望粗息病軀俟十指畧能伸屈所承修朱子書

即當次第收拾彙函進呈中間條目有應面求指示者

更乞於燕閒

賜臣一見逐件請

旨裁奪以便遵依改正恭繕成書臣然後取次歸里臣

離家二十四年自臣母以至兄弟子嗣死喪相繼臣父

死於閩亂之時淺土窆封與臣母猶未合祔臣長子亦

未埋葬臣之諸孫幼小不能代臣襄事皆待臣以安土又臣母有應得卹典亦未經該部請給
皇上所賜臣祖母林氏女宗挺節臣父兆慶敎忠扁額並須臣到家方可恭諏時日設立懸掛臣爵祿逈分自惟鐘鳴漏盡之年萬一哀榮不逮於泉壤為鄉里所笑嗤臣雖死亦愧恨於無窮故敢干冒陳情覬邀
恩命上得無玷于崇班下得自完其私計臣之銜結尼為無極臣知遇既出尋常恩施皆踰格外身雖歸老豈

能忘

君倘抵家後幸邀日月之蔭舊疾不至增加筋力僅支

喘息纔續尚冀扶曳萬里瞻望

殿廷伏乞

許臣不待奏請輒自來京復得一覲

天光以申葵藿犬馬傾向戀慕之私臣餘年至願于此

足矣臣未敢即具正本赴通政司投納者臣受恩深重

一旦以區區之情嗚于

君父之前非獨難為言亦不忍言也謹先繕奏摺仰干
宸覽儻邀
聖俞方敢具本請
旨伏乞
皇上垂憐鑒照施行
乞休奏
御批恭覆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五日蒙發下臣所具奏摺欽奉

御批覽卿奏摺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近來全無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令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早晚回宮

當面再說欽此恭惟

皇上至仁大德養育羣生誕膺萬壽無疆之福太陽餘照霞露臣工凡先後在廷諸臣多得以祿壽功名終其身者而

聖心篤念耆舊猶且有加無已家人父子之情溢於毫

端臣跪誦循環之下誠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受
恩至重本思黽勉衰邁以圖報効直以展轉病患垂及
半載素餐曠職內不自安故敢具摺陳情因及瑣細家
務蒙
皇上溫諭下頒且許以回宮賜見臣欣喜無極迫欲咫
尺
天顏跪承
諭旨但瘡毒近日更甚遍體盛發上及髮際不能勝任

衣冠不能動移數步
聖駕回鑾未得與諸臣俯伏道左恭請
聖安悚息憂懼不能自已容臣調治旬日畧可勝衣移
步即匍匐
御前恭聆
天語然臣自延醫服藥總不如坐湯之有効恨前日識
見短淺所請日子不多以致未獲全愈今欲再乞
天恩賜坐湯二七或三七臣稍能就車轎即扶曳以往

庶幾脫體可望面

聖有期臣不勝感恩鳴謝惶悚待

命之至

御製朱子全書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七日傳示

御製朱子全書序一篇臣伏讀數遍切念朱子之書在

前朝列之學宮著為功令弘正以前家習戶誦經學醇

明則明之所以盛也嘉隆以後王守仁等異說汩之浸淫至于萬歴天啓言語文字詭怪百出此明之所以衰也然則朱子之道關乎治亂是其明徵矣然方其盛時亦惟學士書生相與講明末有南面之君深嗜篤好精數十年沉潛體味之勤以造其道以待其心而且實驗於躬行發揮於政事至於武功文德巍然焕然而猶兢兢業業與治同道由濂洛關閩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統如我

皇上今日者儒家言五百之運術家言上元甲子之歲今日皆適當之自非天開文明聖賢之道將亨不能及此也恭惟

皇上好學深思稽古服道眞所謂得之聖性又加聖心焉者天行之健則百年如一日地載之厚則萬邦如一家四夷來王而無怠無荒庶績咸熙而有典有則此固非儒生修身苦節著書垂世者所可庶幾而獨惓惓於宋學之淵源信其可以致君澤民而興太平之基使朱

子之道湮鬱於江沱而不得施者爛然如星斗於今日躋位大成之堂刊書中秘之殿表章之盛可謂至矣至於

御序理致之深氣格之厚無一字而不合於天心無一言而不本於王道其敘數千載而脉絡分明近如一息也可以仰

聖學之淵邃統緒之悠長其累千餘言而元氣盎溢渾如一貫也可以卜

聖壽之升恒歷服之永久古人謂文追典誥論極皇王

非

聖序不足以當之矣臣光地膚淺末學乃蒙

聖序亦齒及之掛名篇端自托不腐又未知何幸而得

此除恭錄寶藏外合將原稿恭繳臣誠懽誠忭謹摺奏

以

聞

御製周易折中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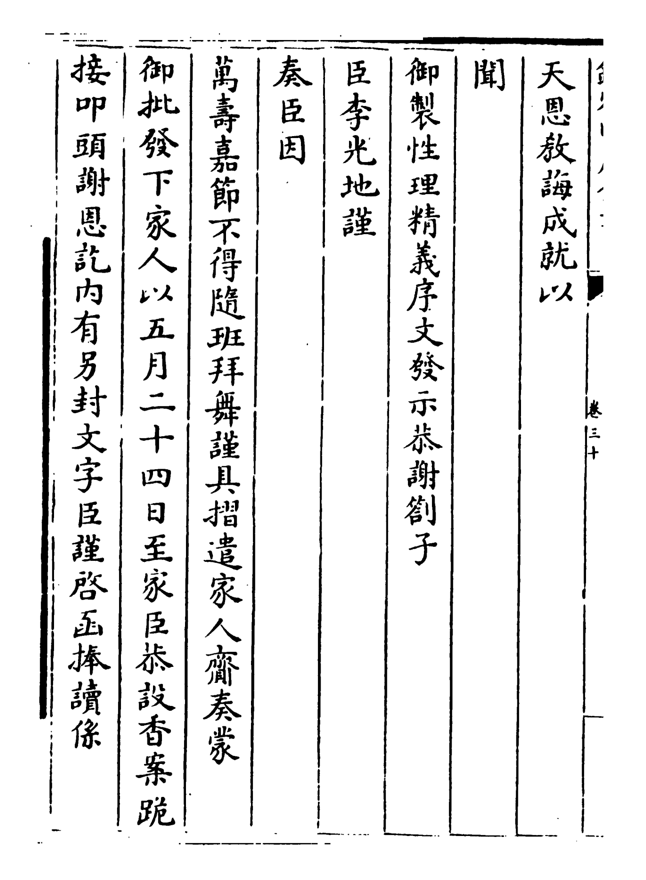
奏本月初一日編修魏廷珍捧出

御製周易折中序一篇奉

旨交與臣看欽此臣伏讀數遍恭惟

皇上承三古四聖於一心總歷代羣儒之衆說摘其指要序厥篇端理明義精故其立言簡而當學醇道粹故其持論公以平文無葉枝辭尚體要包涵隱括曲盡漢宋義疏之純疵潔淨精微直與周孔經傳而輝映誠非

經生末學所能措一語於其間臣不勝欣服佩誦之至
至臣雖分承修之役然微言大義悉稟
聖裁賾象元圖盡由指示自開局以迄成書逐句進呈
無一字一句不經
聖人酌定者臣得與聞至教挂名簡末已為大幸乃蒙
皇上序述篇中獎許逾分片言華袞非不附
屬鼇以增榮一日鉛刀未免顢鈍頑而知愧臣光地無
任感悚慙汗謹謝



天恩教誨成就以

聞

御製性理精義序文發示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

萬壽嘉節不得隨班拜舞謹具摺遣家人齎奏蒙

御批發下家人以五月二十四日至家臣恭設香案跪

接叩頭謝恩訖內有另封文字臣謹啓函捧讀係

御製性理精義序文臣伏誦數十遍仰見
皇上理造精深詞尚體要躬行實踐學已達於性天緝
熙單心道實兼夫聖哲總其條貫以勒為成書約厥指
趣而序於編首莊嚴簡重論極皇王潔淨精微體絕晚
近真三代訓誥之文非秦漢以下苑藻無實枝蔓無根
者所可比擬也鄉村人士稍有見識者讀之咸謂性理
二字向者習而不察一經
聖明闡發始知性為真源理為實際體周合一之指昭

昭乎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矣除另繕稾謹藏外應將原
發稾本恭繳另魏廷珍書中恭奉
聖旨一條條
命臣還朝者臣另差家人齋摺請
旨外謹先將領到
御序情由具摺由總督滿保處代奏以
聞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某日傳示

御製先天後天論一篇五言排律一首臣恭讀之下仰

惟

皇上道通極于微隱學緝熙于光明黙契傳心直捜河洛龜龍之秘優游彌性時矢卷阿梧鳳之音邵子謂畫前有易删後無詩非我

皇上孰克窮圖象而標風雅哉論剖别精微其究體用

之分也能使道德參同無所託於開物成務之正其推理數之合也能使膚儒曲技無所遁其枝離傅會之偏蓋尺幅之中而二千年易學之絶續明晦同異淺深如指諸掌臣等不特欽

聖學之廣淵而且服

聖言之簡當雖復窮年著述没世咀嚌豈能措一筆而贊一詞也詩格律深厚其寫景寫情則盛唐人之體也其阜財解愠則有虞氏之音也臣竊謂論宜勒之韋編

以繼翼傳詩宜被之弦管以紹豳風私心雀躍非敢容諛也除恭抄存稾頌讀外相應將發下原稾恭繳臣無任欣幸之至

御製論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十六日傳示

御製理學論一篇湯泉應候詩一首臣反覆奉誦切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事物之理即吾心之性也

吾之性即天地之命也然欲盡性至命者必自窮理始此大學之教所以先於格物也世儒言理者傷於繁碎故或拘牽文義摭拾名物而不知會通于性命之真言性命者涉於空虛故或直指人心好言超悟而不知實驗於事理之著是皆不能合内外之道而得聖人之指也我

皇上推極理之本原至於天命率性而以格物致知窮其至理之當者為盡性達天之路蓋合大學中庸首章

之義而一以貫之不但朱子宗指不為俗儒曲學所亂
臣愚謂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嘗觀朱子平生著書最
重者大學大學之說最要者窮理百餘年來陳獻章王
守仁輩破除窮理之論而易以認天理致良知之說故
士無實學而世無實用闢之者又但滯於名物膚淺文
義支離之間亦安能有以正之哉
皇上此論宜刊示萬世以廓清洙泗洛閩之統緒現在
刻朱子全書大學已將告竣臣謹請以

聖諭一章特系大學之後其於道術人心誠非小補湯泉詩情意懇惻音節高妙蓋聖心無日不與天地民物同流故觸景怡情莫非真機之所灑發非學士詞人敢望其規製也臣愚素不能詩然生逢唐虞成周之世飽聆賡歌雅頌之音勉索枯腸奉揚

聖作鐘鏞之下雜以鼉黽其為顏厚何如惟冀

皇上恕其老朽荒拙不勝幸甚

御製記詩發示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傳下

御製避暑山莊記一篇覽孝經衍義詩一首賜臣觀看

臣再四伏誦竊以

皇上性定而神全故其發於文辭也浩乎若江河之沛

恩明而意美故其發於文辭也盎然如天地之春含英

咀華而無文人雕鎪組繪之陋源經本史而無學者勦

說雷同之卑記文述敘山川眇八荒之在抱鋪陳景物錯萬象而同流日月氛靄當
聖世而倍益其光華草木禽魚依
聖澤而相欣於茂育使臣等不在扈侍之班翠羽之下者皆可以想像而如親見之焉其歸在於先憂後樂固本寧邦比類興懷寄情獨遠曲終奏雅餘韻無窮臣佩服懽忭非頌言所能仰贊也至於
皇上仁孝天植形為詩歌故能以數言而括全經之要

博施兼愛由於歡心和氣之深濟世匡時不出地義天經之大無惡無慢舉斯心以加彼而愛敬咸孚不驕不危挹乎彼以注茲而富貴長守存心養性為匪懈故教及於無方稽古右文以日新故德修而罔覺凡此皆

皇上之所躬行身體揆之先聖遺經而同符者也

帝庸作歌實關世誼

皇自敬德溥勵民風臣私心感悅不能自已謹具摺恭

頌以

聞

賜御書調息箴扇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一日南書房傳

旨賜臣

御書調息箴畫扇一握臣謹叩頭祇受訖伏惟時際伏

金滹暑未退臣遠離

行在惟有瞻望雲日虔祝

聖躬清和乃蒙

皇上以犬馬寒暄為念錫之佳箋被以薰風而且

親書調息之良箴開示延年之要道臣雖不能服行古

訓希羲農淳泑之民猶覬扶掖衰齡覲堯舜仁壽之化

臣不勝感激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示輓將軍吳英詩覆奏劄子

臣李光地王掞恭請

皇上萬安臣光地為具摺請安幷進書本月十五日奉
御批朕安書留下了詩二首卿同大學士王掞看欽此
臣光地掞等恭捧
天章再四熟讀仰見我
皇上眷念舊勲始終優渥誠為史冊所不經見然皆出
於居安思危之意推心任下之誠故溢為詩章者情誼
溫霱訓詞深厚宜與彤弓之什照燿千古大風之歌未
足云也臣等謹手寫敬藏外合將發下原稿恭繳臣等

不勝欣幸

奏明開捐議稿未敢畫題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切修蓋通倉一事係臣等傳

旨九卿理應列名但臣詳閱九卿所開捐納條款似太繁碎亦有當日為用兵賑饑一時權宜之計俯允廷議者今昇平在運正鄭重名器之時修倉所費無幾似未可以彼時事例槩行今日況其途太雜其價太賤雖市

井負販之人用一百餘金加一監銜再用千金便得知縣之職層累而上再用數千金遂至道府而未嘗一日辦事也臣所見同鄉之人有口未生髭目不識丁便已牧民者或剖百里之符或擁一道之節而其為童騃無知自若也似宜於遞呈之時別其出身之良賤給職之際驗其年貌籍貫之真偽考其文移書判之通否且令其所出貲果足以濟公家之用而不至於低賤易得以

褻

天朝爵祿之尊庶於
國體民生兩無虧損九卿但取赴納之多未加詳慎似
未能仰體
皇上澄清吏治愛恤民命至意此案會議經月臣以閣
務不能每日在班及至定稿臣心未允愜亦會對同官
言之是以未敢畫題相應具摺聲明乞
皇上鑒臣惓惓愚誠非敢違衆立異俯垂矜恕臣不勝
感激

覆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日者張鵬翮等所審江南督撫互參及科場兩案蒙

皇上聖明洞鑒

諭旨周詳臣等已欽遵會議具摺覆奏訖臣又伏思之臣等細繹督撫互參疏内兩面多屬虛詞蓋張伯行操優才短以之理煩治劇廢閣事務則有之然皆非有心

之過嚐禮身為兩江總督斷無於科場取錢之理總緣二人素不相合激為過當之言今若欲窮竟其事究無實跡徒使封疆大臣以誣罔之詞互相汙衊恐於
國體有傷臣愚乞
皇上斷自宸衷將二臣作何處置或者嚴加懲譴赦過錄長出於
天心總無偏黨至科場一案壞亂已極士氣沮塞物論騰沸令張鵬翮已往福建察審數大案來往稽時延及

冬春則

萬壽大慶已近為臣子者亦不顧以此等濁惡之事塵

瀆

聖聽臣愚乞將一千人犯著解來京發刑部嚴加鞫訊

則盡三秋可以結案官邪儆而

國法伸矣臣愚拙無識不勝冒昧惶悚之至

賜熱河菜蔬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本月初九日總管王朝卿傳臣至南書房奉
旨頒賜瓠茄蘿蔔及醃菜等物臣謹叩首祇受薦之祖
先然後伏食而品嘗之恭惟食瓜斷壺
聖主每撫時令而繪豳風遂使場人之獻頒及老臣微
臣敢忘兢惕謹具摺奏謝以
聞

報雨澤劄子

臣李光地恭請

皇上萬安伏惟旬日以來雨澤時降節序當大小暑之中實一滴萬金之候也又聞山東河南俱已霑足江浙福建等處亦皆調和可以仰慰聖懷稍紓憂軫即日伏盡秋生涼熱狎至萬望頤養天和厚培海内臣民之福臣不勝欣幸

賜菜品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遣家人奏摺恭請

萬安奉
旨朕安仍交家人帶回菜品十罐賜臣臣謹北向跪受
合家品嘗以飫
聖恩伏惟
聖德茂育百穀用成故盈畦之茹競獻其青葱而實豆
之葅下頒於尸素臣不勝感愧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草荔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二十一日蒙

皇上發來花水果一包賜臣嘗之仍

諭此果產於寧古塔求種於興安大山移栽熱河遂致

蕃茂臣伏思雖一草一木之奇

皇上必不遺遐遠致之上國而況於人乎詩所稱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臣恨無文藻不足以歌咏其事耳至此果香味果可與荔枝相彷臣脾病月餘鼻不識薰蕕然

蒙

賜啓視孔竅忽開遽聞香氣可知馥烈非常也

皇上錫之嘉名自此便當譜入異品千載流芳草木猶

需遇時臣益自幸其遭逢之偶謹具摺奏謝以

聞

賜玉泉山水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臣因奉差内侍問及臣病臣具摺謝

恩蒙
皇上御批敎戒委曲詳盡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臣雖不
明醫理然從前遵行
聖誨歷有成效惟有益加謹疾使脾氣滋生以延犬馬
餘齡於
聖世而已又蒙
皇上特諭中官每日給臣玉泉山水傳示之下益深悚
慄前歲臣患瘡瘍賜之海水以滌煩疴今者偶病中虛

又錫甘泉以潤湫底沐浴載德飲酌知源惟
恩施已極於汪洋而報効曾無於涓滴感激之私實與
愧懼俱長謹望北九叩具摺恭謝以
聞
賜佳菓恭謝劄子
臣李光地謹
奏本月初十日
行在兵部發來黃包一具到臣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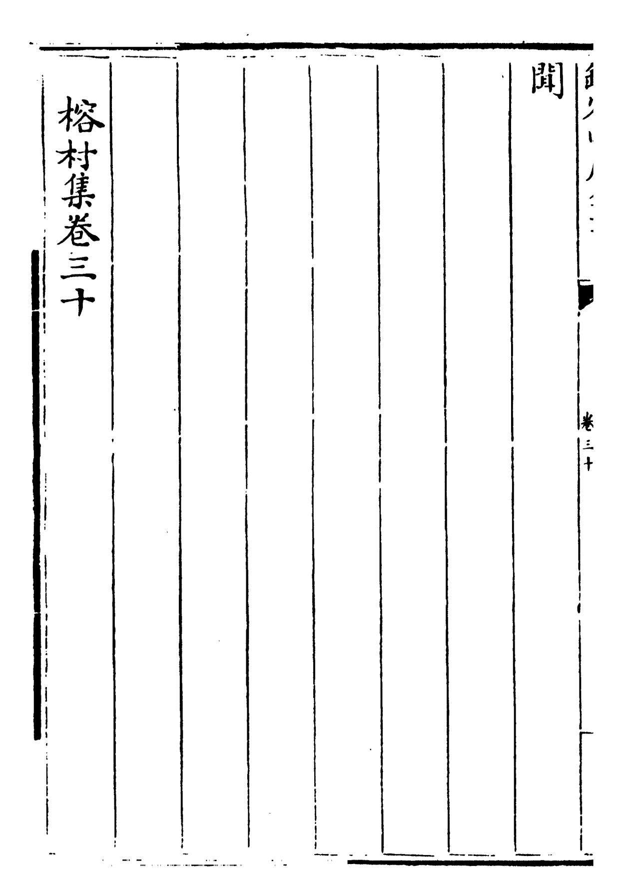
旨云云欽此臣俯伏感悚不能自已竊念臣自夙歲受知到老益荷憐念年來血氣衰憊諸症雜發乃氣候所當然蒙

皇上俯注天心備加救護

賜醫賜藥以至食物湯水之類無不自內給發艱於行步則每命參扶怯於晨興則時令憩息自古人臣不可倖邀之

恩數臣獨何人而身叨受之兹所

賜佳菓性味非常服食數次腸胃俱寬草木異滋更重以
天廚之法製此炎帝所謂神而化之應能延犬馬之齡
不特卻病也退念昊天之德崦嵫餘景何路報酬惟有
仰師
皇上之聖學於千古而有光私祝
國家之歷年永萬祀而勿替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謹
具摺恭謝以



聞

榕村集卷三十